

#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經燔於秦火，漢世撥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意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意校讎之學。梁世劉瓛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譏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圓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讎之學，我朝獨為卓絕。乾隆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望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為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為簡本，以諭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隱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曾國藩識。

## 箸述門（三類）

論筆類 箸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

## 經史百家簡編 序

是。

詞賦類 皆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議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箸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魯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 告語門（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單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視、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

經史百家簡編 序

辭、曰誅、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誌類。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敍記類。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願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然不多見。

典志類。所以記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舊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

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敍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姚氏纂古文辭，至七百餘首之多。余鈔錄又加多焉。茲別選簡本，僅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并鈔一冊與沈甫弟，同收溫故知新之益。咸豐十年四月國鑿記。

# 經史百家簡編目錄

## 卷上

孟子孔子在陳章  
 莊子養生主  
 韓愈原道 伯夷頌  
 已上論筆類  
 詩七月  
 揚雄解嘲  
 班固兩都賦  
 蘇軾赤壁賦  
 已上詞賦類  
 易下繫十一爻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已上序跋類  
 書呂刑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經史百家簡編 目錄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漢光武帝賜齊融璽書  
 已上詔令類  
 書無逸  
 賈誼陳政事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諸葛亮出師表  
 已上奏議類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魏文帝與吳質書  
 韓愈與孟尚書書 答李翱書  
 已上書牘類  
 書金縢册祝之辭  
 屈原九歌  
 韓愈祭柳子厚文 祭張員外文  
 已上哀祭類  
 史記伯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經史百家簡編 目錄

卷下

漢書霍光傳。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歐陽修瀧圃阡表。

王安石王深甫墓志銘。

已上傳誌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通鑑赤壁之戰。

韓愈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已上敘記類。

書禹貢。

史記平準書。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已上典志類。

周禮輸人與人梓人匠人。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歐陽修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志記。

已上雜記類。

#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上

箸述門

論箸類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嚮嚮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混其亂苗也。惡佞恐

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牛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翫膏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勝言而言，不勝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哉！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勸其強，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子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夫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  
樹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樹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而其所以爲聖一也。夏  
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  
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資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  
也。資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  
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  
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  
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啻而爲夷也。夫  
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  
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廡  
絺，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  
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  
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  
道也，非向所謂老與楊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胡與搆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  
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餒殍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  
可也。

韓愈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  
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  
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耳。若至於舉世非之力  
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矣。若伯夷者，窮天地而萬世  
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  
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  
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  
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  
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  
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舉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  
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  
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而萬世不顧者  
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詞賦類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工。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登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猗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緦武功。言私其鞶，獻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享葵及葍。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壘，九月叔苴，采荼薪芣，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糜漙漙。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濛濛。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揚雄解詁

客齋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猶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

四

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立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開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卜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割，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榮，或鑿坏以遁。是故綱衍以顛，頭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削以鑿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紳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嬰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燼。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嗣。五霸入而秦臺，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構，侯蘇澤以喋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翫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澤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于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望隙蹈環而無所誚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聊不揖客，將相不悅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奇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立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鵬鳥而笑鳳凰，執鸞雛以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立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立無所成名乎？范滂以下何必立哉？」揚子曰：「范曄，劉之亡命也。折脅摺脛，免於徽索。翁肩蹈背，扶服入獄。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頓頭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極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裴敬委輅脫掉，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散，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已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裴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滂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

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嶺。雖其人之際智，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敗功於草薶，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劍業於金馬，騶驕發迹於祈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班固兩都賦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實鼎，潤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舉，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僕，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盛衰，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采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

苑圃，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降順，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維岳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皆有  
意乎都河洛矣。後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  
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資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  
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  
長安。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  
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浦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  
上。厥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限。區焉是故，積被六合，三成帝畿。周  
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  
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  
惟作京。於是脩秦嶺，哦北阜，挾灃據，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  
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秦  
無極。侈建金城，而高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  
通門。內則衝衢洞達，闔閭且千九市。開場貨別，墜分人不得顧。車  
不得旋。闕城溢郭，旁流百廩。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  
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聘鷺乎其中。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鵑，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

相承。英俊之域，敘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  
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  
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遠矚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隴天，  
幽林穹谷。陸海湯藏，藍田美玉。商洛綠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  
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  
以九隴，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超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灑雲之所  
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  
滹隆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乘穎，桑廬錦秦。東  
郊則有通溝大漕，渭澗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湘湖。與海通波。西郊  
則有上囿禁苑，林篳蔽澤，陂池連乎蜀漢。緣以周牆，四百餘里。離  
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  
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圖。  
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  
列琴瑟以布翼，荷棟樑而高驪。雕玉璣以居櫺，裁金墀以飾瑤。發  
五色之凝彩，光燭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闈房周通，  
門闈洞開。列鐘虛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衝闥，臨破路  
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  
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攝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  
嵬，登降熠燿。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  
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窳。蔗若椒風，披香發越。蘭

林蕙草，鶯鶯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靈以藻繡，終以綸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釘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立碑卹砌，玉階彤庭。深城緜緜，琳珉青巖。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颯，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祠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邵，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梯，盡亡秦之毒蠱。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蓋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悼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萃。元元本本，彈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認文。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賡衣，奄尹開寺。陸載百重，各有典司。周廡千列，微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互長樂。凌階道而超西墉，槐建章而連外廡。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嶰嶰，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衛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歸溢而出。馭梁洞杼，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遷蹇而上躋。秩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蒼楣。雖輕迅與儻狡，猶愕胎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自胸轉而意迷。舍檣檣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愆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香櫞而不見。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上

陽。排飛閣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崩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將將。濼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峻峰，金石嶒嶸。抗仙掌以承露，攬雙立之金莖。軼埃壘之混濁，鮮纈氣之清英。聘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節，非吾人之所寤。爾乃盛娛樂之壯蓋，奮泰武乎上困。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駢獸。毛羣內圍，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罽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而星羅，雲布於是。乘鑿與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鄴，歷上關。六師發，遂百獸駭。彈震震，燔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澗反覆。驟聽其十二三，乃勃怒而少息。爾乃期門飲飛，列刃鑽鑿，要跌追躡。烏鶩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擄，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萬雙。鸚鵡紛紛，繪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援矢失，豺狼怙。爾乃移師趨險，竝躡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持標狡，扼猛。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披帥豹，拖熊。曳犀犛，頓象。龍超洞壑，越峻崖。鑿巖窟，鉅石陷。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闕王之館，歷長楊之謝。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自極四裔。禽相饗，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魯騰酒車以斟酌。劉鮮野食，舉烽命。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鑿，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蕙發色。睍睍猗猗。若擣錦布。與繡爛熳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鶴鸕鶿。鸕鶿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鸞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法蘭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權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鶴。下雙鵝。檢文竿。出比目。撫鴻蓋。御綸纒。方舟並。鸞。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薄覽。前乘秦。續後越。九變。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謠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吠畝。商循族世之所醫。工用高曾之規矩。察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於夸節室。保界河山。信讖昭襄。而不知始皇。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以數莽而擢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聖敬虔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吾子曾不是。覩願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盛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在者王莽作』

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絜無完楸。郭罔遺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平。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與雲。雲擊昆陽。惡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靈。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勳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翼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成周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爵勸成。饒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既。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儀。信景鑿。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勅大略。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脩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廷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

染，道合乎靈，固若乃順時節而奠，飭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職虞，覽圖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鐸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參，麗蘇鑿，玲瓏。天宮景從，威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兩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舞雲。羽毛掃霓，旌旗拂天。姦姦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輶轎車寢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洩氏施御。豉不嘒，禽響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順候，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躡餘足，士怒未悵。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絳纓，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澗河源，東溟海濤。北動幽巖，南耀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轡水懷，奔走而來賓。遂緩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雅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絳竹。鐘鼓鏗，管絃嘩。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儼休咍，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挾羣臣。醉降朝，繼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

遂退。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意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乘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湖。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昭德詠仁。登降飮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立德，讞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歌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熟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宮。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襄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擾然共容。遂巡降階，恠然意下，捋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僞，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

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學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猶默緝熙，允懷多福。

牌雅詩

乃流靡靡，靡靡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瞻曙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實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藥藥，庶草蕃廡。慶情豐年，於皇樂膏。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獻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纒。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絮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伴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蘇軾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苇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醴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鰈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盃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軾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

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鱖。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搗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崖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發蛟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剴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立戛綉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皋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謫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序跋類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密用終日，斷可讖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分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頓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無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侈，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

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魏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波海成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大牙相臨，乘其扼塞地利，躡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詳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毗蟬，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饒恥求活，雖至愚者不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

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繩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變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賊陷，賊以刃脅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謫者少，依於巡及

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陶渙、駱蔚，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蒼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筆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朝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臺宋間，或傳嵩有田在臺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舟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畫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闡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

出任。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陘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醜齟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事，任宜純茲，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道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感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醜齟終，其功行

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少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矣。真其於虛實之論，可嚴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

告語門

詔令類

書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劓、剕。越茲麗刑，竝制。罔差有辭。民與胥劓，泯泯禁禁。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通天，罔有降格。羣后之遠，在下。明明棗常，繅奪無蓋。皇帝親問下民，繅奪有辭於尚德。威惟長，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

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鑄，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憇，日勤爾罔，或戒不動。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六百。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鈞。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並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上

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德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安章宅句，與後世卿雲馬班，鞠柳諸人，蹊徑相近。惜不能盡通其讀耳。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乘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綏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乘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逸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然也。願與王分乘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

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愛，存問鄰國。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昔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使犯邊境，勞士大夫。陸上卽位，存撫天上，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挾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獻，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向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寶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糧，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鋒舉燧燾，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矚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菑草，而不辭也。今奉弊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挾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惡，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旣靡辭

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掉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出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漢光武帝賜竇融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竇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軌言。

奏議類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諲，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戲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讒，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不聽。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臬自敬德。』厥既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嘗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讒，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踐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賈誼陳政事疏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上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勢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陛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頤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隨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天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



漢者爲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僭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所亡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主，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謂聖，豈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嗚呼！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蹶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兒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偃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可爲病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宜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不上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

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說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鬻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寤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縷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備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繒。古者以奉一帝二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始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絰，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躡委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耜，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儔，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並心而赴時，猶日斃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

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隕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廬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矣。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愛，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筮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筮子愚人也，則可。筮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侔，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蒙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當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也。夏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白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職。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必先受業，迺得習之。擇其所樂，必先有得，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殿，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養，利步中采，齊趨中肆，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劍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復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然，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盪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亥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異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願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視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賢如堂，羣臣如陸，衆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陸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遠也。故

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諱劍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隳其鬣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如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隳劍髡髡，則答傳樂市之法，然則堂不亡墜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迴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其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轡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嘗罵而榜笞之，殊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而吞炭，必報復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頓顛亡恥，毀節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捦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飭，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自冠帶，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羣耳上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恥，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要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其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

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節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離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曰：『輶軒在坎。』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竊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水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

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伏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禰、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歸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禪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違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書腹頌。

左傳：叔向論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殫，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傲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鬲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諍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朕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壤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枚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翻關致足樂也。仲宣綴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逮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傷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說，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揆。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媿，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述心。丕白。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邇，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衆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壽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果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比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聖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用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顧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佞僇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絲延延，遂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賢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過畫羅，屢指教，不如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答李翱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間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勝至於古之立言者耶？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勝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遂其根而蟄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蓬之沃者其光。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過者忘，行若遺，嚴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

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愛，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泝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有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襲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哀祭類

書金滕册祝之辭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為，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禱，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

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歟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瑤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兮既降，秦遂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憊憊。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邇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綈，荃橈兮蘭旌。望涿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予太息。橫流

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澗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開朝，聘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予袂兮江中。遺予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薈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馳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予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澗。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薺兮荷屋，練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予袂兮江中，遺予褱兮澧浦。寧汀州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阡。靈衣

兮披披，玉佩兮陸離。登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予所爲。折疏麻兮瑤  
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遑迨兮愈疏。乘龍兮轉轆，高  
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兮  
無歸。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  
自有兮美子，蕙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  
人，忽獨與予兮自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  
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夕宿  
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晡女髮兮阿暉。望美  
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  
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嗷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予馬兮安轡，夜皎皎兮旣  
明。駕龍馭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濫兮忘歸。絙瑟兮交鼓，蕭鐘兮瑤虞。鳴鳧兮  
吹竽，思靈保兮賢媿。翔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  
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蜩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予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騖

躡。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濛。日將莫兮悵忘歸，惟極浦兮臨  
懷。魚鱗屏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龍兮逐文  
魚。與女遊兮河之湄，流漸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  
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腰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旣含睇兮又宜笑，子慕  
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予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請險難兮獨後來。表  
獨立兮山之阿，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  
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旣晏兮孰華予。乘三秀兮於山間，石  
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開。山中人兮芳  
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  
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殇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  
擊兮士爭先。陵予陳兮躔予行，左騶歿兮右刃傷。薨兩輪兮發四  
馬，援玉袍兮擊鳴鼓。天時慰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  
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  
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  
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嬋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於此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纔樟膏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犀羈，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筆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失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唯猶泥滓。余意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嬗變者，實俾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鷲，臻君飄隨武，山林之牢。歲筭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我酒君咩。夜

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趾。洞窟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應，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飄飄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難染。山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輪。把釵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遠變寒暑。枕臂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驢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微。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嫁州下。借據江陵，非余望者。樹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漚無捨。銜陽放酒，熊咆虎哮。不存今章，罰懲蝟毛。委舟溯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攞。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櫛聲炙酒，羣奴餘隊。走官墀下，首下抗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憾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關死休，吞不復實。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韓。明條謹獄，毘撥戶歌。用選澧浦，爲人受瘡。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質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寔。竟死不昇，致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落落。哭不恐棺，莫不親舁。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頤如渴。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寧予衷。嗚呼哀哉！尙饗！

記載門

傳誌上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裁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親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罔也。屢空糴糶不厭，而卒蚤天。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儼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嚴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孤，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親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譏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冥不可考而原之，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陷，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慧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廡。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采色陳索，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王去邪。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上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五百里奚飯，牛車而下，繆公用朝，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魏下先生如淳子，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子，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陳說，蔡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子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那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疆，遂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子先生，誠聖人也！前淳子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子，髡見，登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遂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說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子，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辯，頹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

曰：「談天衍，離龍夷，衣轂過兜。」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奏。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境，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避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車吏過，輒令財取，爲用。

金無入家者。竇嬰守蒙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當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賴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遠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詰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嘗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勝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繻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

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平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設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趙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綰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綰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懾。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嘗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私橫。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園圍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旒。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潁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潁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約，稠人廣衆，薦隴下，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

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泰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張其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蚤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持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誣使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豈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怨，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

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除事爲盜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收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讎，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讎，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嗔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墜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蹙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灌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寬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人，具言灌

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侶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睥睨兩宮，開幸天下有變，而欲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豈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殺百歲後，皆屬帝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上

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讒，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買鬻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驕，欺誣劾繫都司。孝景時，魏其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擊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兄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卽卽患病，辨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轡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

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卷下

記載門：

傳誌下：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適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迎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遣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

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大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祿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嬰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純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轉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純結婚相親，光長女為純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純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

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遇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王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籙，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遇過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巨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帶朕身，敢有毀者坐！」自是桀等不敢復言。過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詔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下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大厲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等，攞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太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證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遣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門，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

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母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適，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階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朋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著、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胤、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疇、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味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練，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

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驛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園內，赦。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兩，賜君馴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鑿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樂。」發長安府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駕法駕皮軒，鸞旗，鸞駟，北宮桂宮，弄舞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黨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並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旛，以亦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泄洩於酒，詔太官上乘與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食，故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廷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稷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勞午，持節詔諸官著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翊、臣雋、舍臣德、臣廣、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

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諺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厲，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絲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一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環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恐憚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竊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誥，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廢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謀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澤文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諡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

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會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輪獵車迎會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餘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敕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寬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家，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梓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輳車，黃屋左纁，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家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

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節，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慕之。復其後世，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周既嗣爲博陸侯，大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壘，制而修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加畫繡網，綴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鞦，繡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謂顯禹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豈問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過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翟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徵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

后，語在外威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籓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畧行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迨徙光女塔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塔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塔寄事中，光祿大夫張翊爲蜀郡太守。羣孫塔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塔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塔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之故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肖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塔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冢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死，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讎，泣自怨。山口：「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寡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驪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賜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旃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令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寔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山雲：『山雲霧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蔡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寬所善張敞見雲家卒，卒謂敞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敞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病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緝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寬舉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並以爲讓。山禹等甚惡，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寤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墜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

歷史百家簡編 卷下

之。禹夢車騎聲止，譖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誰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大中大夫，任賞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人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同慶處昭寔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敞使魏郡，豪李寬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誑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成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園。卒不得遂，其謀皆驪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茂陵徐生曰：『霍氏危之，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者，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甕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

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實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活，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關隴侯，千戶。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毅，以武勇游仕許沛之間，容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邑劉氏，女，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偏偏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逸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

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部伍勇指付必城其事。司徒欽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湘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韞，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湘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闕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華而髮，柳之幾盡，然不一擗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錕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於亂，自以為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詔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譏訛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竊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帥占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糗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驗之。師古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非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護，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

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束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謀，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題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執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盛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趙國夫人翟氏，肅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莫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管，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下

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鄆濟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鄆濟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致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珍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叛，將得其人，衆乃一憫。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鼻，狼養以雨風，乘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容其嘖呻，與其睨眄，左顧失視，右顧而聽。蔡先鄆，鉗三年而墟，檣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遲。許公預焉，其贊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輓媚耳目者，不

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擡，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厭，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餉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榆圻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日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願，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醜語，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謁請嫁，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許諸白，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儻若告身者，我袖以在，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衝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

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園，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法，鑿石埋辭，以列幽墟。」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一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姑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壘之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問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澣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別求而有其得邪？以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衛

者謂我歲行在戍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豈不必聖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洵、關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漚岡。太夫人姓鄭氏，孝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德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

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開文獻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侯、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王安石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入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關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俟苞而已。豈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苞尙

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於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罔，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勳之仕者，軻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通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魏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料，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貪，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愛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王戊戰於韓原，晉戎馬還灌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遠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駱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蹇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省，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

士而戴皇天，皇后土，贊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饗，弘與女簡鸞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夕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離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斂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離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餒，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費，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下貳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緝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嫁嫁伯姬於秦，過歸，妹之，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土剗羊，亦無忘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陰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輒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邱。歸妹，陸孤寇張之，狐疑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乘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

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備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飡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不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陪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以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操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

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龐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

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鬪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給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讓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

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勸劉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朝，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業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草草，臨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滅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因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復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統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遜迨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

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遣遜更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權船馳往，自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著。備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操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門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膏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掃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滑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陷，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衆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劉璋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

善其言，遂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行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今付所親，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睿宗，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開。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勅以容，大恩適去，積莠不寧。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敷貢曰：「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潯陽，遂定易定，致魏傅，貝衛瀆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豎，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並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自付任子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尚不為無助。」曰：「光顧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重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武，鄆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鄆，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子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懇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並其漿，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懇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懇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

贈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遣，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獻狩。百懸息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願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允，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郢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任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衆以防我。西師躡入，道無留者。領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賓。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緡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戲退觀。今吁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願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下

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譖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火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士雖遠京師，吾等亦天侯。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村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殿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儂，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后。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

神詩遺柳氏，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曠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圍圍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接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我今壽我，願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淫兮，高無乾，稅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典志類

書萬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反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隄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漚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沮洳會同，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厥上黑墳，厥草惟繡，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濱，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略，湘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繡，海物惟錯，岱吟絲枲，錫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麇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吠夏翟，曝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絜浮于

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枳栝棗柿，檇蕪磬舟，惟篚簪楛。三邦底貢，厥名包毫菁茅。厥篚玄纁瓊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溱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塘。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厥紵，厥篚織纁，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利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經，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匯，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潛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斨。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敝。導躡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致于大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隋。尾，導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峴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濼，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滎，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州濞濞，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庶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絀，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蠻，五百里蠻，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

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杜官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羨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鄱陽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實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死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與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牛叱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細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廩興服，僭於土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耨，

彭與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荆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驍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南地樂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笮以集之數歲道不通積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刺威被其勞費數十百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郡增秩及入羊爲郡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勦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周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贖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實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

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雖多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如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湖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爲公卿導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壹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稽於功利矣其明年驟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涇郡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任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楨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澗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漕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莽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餘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畜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徒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躄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

給。冶鑄炎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鑄造幣以贖用，而權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錢。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更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闔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摺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劉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鄴當時進言之。弘羊細賜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應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軍甲之費不與焉。是得財賈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

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用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彊。』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鑿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舊害，貧民無產業者，寡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買人輜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買人未作，實買居邑，穡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買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儻。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留長處，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

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何欲而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總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入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議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廣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緹氏令，試之。緹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盡均輸人通貨物矣。始，令吏得更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出自。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遺博士褚大徐個

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滅宣杜周等爲中丞，襄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不張湯治，異與容語，容語初令下有不使者，異不應，徵反，尉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皆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賣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錢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禮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筭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

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聚，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遂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舊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躡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傲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初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築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贖，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

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贖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收耕，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鎰，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買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開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贖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母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備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都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在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其以物貴時，商賈可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節賈之賤則賈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鑄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其身不告籍，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處長，黃金再百筋焉。一歲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寤則長庠序，先本結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爲治，而稍變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國，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而後推讓，故庶人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煥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

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苟足怪焉。

凡興利之事，十三分條，鉞之耗財之事，十一併作兩處敘之。興利之事，以桑宏羊平準均輸爲最失政體，故未引卜式之言，以鳴其憤，而以平準名篇。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鑿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驕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侵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細兵扶持，而後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僞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廣，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宋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









台 溫 湖 蘇 越 杭 福 泉 漳 劍 汀 建 筠 虔 吉 袁 撫 洪 江 信 饒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下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閩	閩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閩	閩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越	南唐																			
吳越	南唐																			
吳越	南唐																			
吳越	南唐																			

閩 果 遂 梓 劍 嘉 眉 縣 蜀 彭 漢 益 峽 歸 荆 秀 睦 婺 衢 處 明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有後蜀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六三



恩封康端昌容象柳富殿蒙梧賀桂宜昭連柳融辰全

經史百家簡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卷下

南漢 楚 楚

南漢 周行逢 周行逢

崖玃雄英鬱林惠潯賓橫廣欽廉白膝韶化雷贊高新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蒲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梁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胤，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龍，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甯。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至晉高祖時，又置覆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義子溫翰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

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故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龍大名府，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晉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唐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龍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蔚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

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

其餘僞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

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縣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鎮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權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棗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

壽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場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漣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璠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鋹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鋹割廣州之潯陽置治潯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遷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邱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蔡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邱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邱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滑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滑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鄆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作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瀘州頓邱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瀋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汝川故屬河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鄂州臨澧漢改曰臨澧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邱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周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

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後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會鞏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廢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飲富人所贖及僧道土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入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揉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收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廬

道收擾之。法陳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謂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愷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殮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疫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愛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議。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衛。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災記云。

雜記類

周禮輸人

輸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身也者。以為固抱也。輪徹三材不失。世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下進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罔也。望其輻。欲其寡爾而縵也。進而砥之。欲

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輻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砥其輻。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蚤。蚤不齟。則輪雖徹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稟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徹不礙。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鑿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稜其漆內而中。謂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指其轂。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轂去三。以為軛。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轡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逆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濊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轂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以則無鑿。而固不得則有鑿。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杼。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杼以行山。則是杼以行石也。是故輪雖徹。不礙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擺。謂之用水之善。是故規之以砥其圍也。蕩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轂以黍。以砥其同也。權之以砥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輸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桿圍倍之六寸。信其桿圍。以為部廣。

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桿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字欲卑，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響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統，般飲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與人

與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篇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鞞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權。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筓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筓虞。外骨內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脛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唇，弁口，出口，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

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物，數目顯脰，小體，羸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筓凡攬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旤，必撿爾而怒。荷撿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黷爾如委矣。荷撿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獸以爵而鬯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綱寸焉。張皮侯而穆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肺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者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語女曾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既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

窗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人重屋，堂修七尋，堂  
 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塗度以軌。廟門容大，闔門容小，闔門容小，路門不容  
 乘車之五，應門二微，參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  
 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  
 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  
 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環塗以爲諸侯經塗，  
 野塗以爲都經塗。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開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  
 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凡溝逆地  
 勢，謂之不行，水屬不理，謂之不行，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  
 水聲折以參，仇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  
 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大  
 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何以傅衆力。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逆  
 牆六分，堂塗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

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  
 卷其前，鉞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行以進，平立，脫丞曰：「當置。」  
 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  
 漫不知何事。官雖奪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善其有，泓涵  
 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  
 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嗾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  
 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蹶故蹟，破崖岸而爲之。丞聽  
 故有記，壞漏朽不可讀。斯立易枹與瓦，塹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  
 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  
 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  
 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  
 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窕而深藏，中有清泉  
 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  
 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  
 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竄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響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濂介於江湖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邈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期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

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曠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官得其土，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衆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諱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匪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

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顯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

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